

## 意义的聚合体：贺兰山岩画里的稳态语篇<sup>\*</sup>

□王毓红

摘要：一个我们能直接知觉到的、由八个以上相对独立的岩画形式或成分结构的贺兰山岩画语篇，是一个由一些互相联系的成分组成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结构形式。就组成成分的性质及其功能意义而言，贺兰山岩画里主要存在着基本上由一种性质的成分构成的自耦合语篇、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成分组合的派生耦合语篇和鲜明体现出施受、主谓和指称关系的关系耦合语篇，以及同一个语篇里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造句关系的复杂耦合语篇。成分及其结构关系的相对恒定性，最终使得贺兰山岩画语篇成为一种可变的而又保持相对稳定性的稳态语篇。这种稳态结构是相对完整、独立的贺兰山岩画语篇存在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贺兰山岩画；贺兰山岩画语篇；稳态结构

作者简介：王毓红（1966 -），女，安徽芜湖人，博士后，集美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文艺学、岩画学研究。

<sup>\*</sup> 此论文为已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贺兰山岩画研究”成果之一。立项批准号：05BF042。

### 一、引论

以被视知觉感觉到或经验到的意义和物体或现象<sup>①</sup>为出发点，我们发现贺兰山岩画里存在着很多由八个以上相对独立的岩画形式结构的合体岩画形式<sup>②</sup>。由于每个这样的岩画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岩画形式，也就是说，不用任何语法结构包括到任何较大的岩画形式里去，单凭这个事实就可以把它们划分出来。这种岩画语篇当然也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结构形式。因此，与由八个以下岩画形式组成的合体岩画相比，八个以上的岩画语篇更是一个多重意义结构的聚合体。因为组成成分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亦愈复杂。事实上，成分间关系的存在是意义产生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对每一个语篇意义的理解既要求我们关注结构它的成分及其关系，又要求我们充分考虑到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相对完整统一的意

义整体。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字母 S 代表语篇，用 A、B、C……分别代表其组成成分的话，那么 S 就是由成分 A、B、C……通过耦合而成的一个结构系统。其性质及其功能意义也由这些成分组成。用公式表示就是  $S = (A + B + C \cdots)$ ，也即语篇是成分耦合的结果。由于在场（也即在语篇之中）是每一个成分存在的条件，每一个成分都或多或少分有整体的某些功能意义，所以，这个公式应该修改为： $S = (S + A + SB + SC \cdots)$ 。这意味着：恰如绝大多数独体岩画形式（词）和八个以下合体岩画形式（句子）都是表达具体概念的具象形式一样，由同样成分结构的八个以上合体岩画形式（语篇）也是表义单位。既然是表义单位，那么，我们知道一个语篇里绝对不可少的，必须表达的，非此语篇就不成其为令人满意的意义单位的是什么呢？显然，要表达，必须要说到某个东西、动作、品质，也就是必须要有一些基本或根本概念，以及和它们相应的形式或者成分。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以下的研究将努力把每一个语篇的整体与部分结合起来，把有组织的整体看做由一些互相联系的成分组成。我们的具体操作步骤是：首先对比描述语篇中成分所具有的性质及其功能，其次深入剖析形成它们结构的可能机制，最后分析整个语篇的整体功能意义。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将整体分解成部分的方法？与每一个独体岩画形式（词）和八重以下合体岩画形式（句子）一样，每一个八重以上合体岩画形式（语篇）都是整个贺兰山岩画里的一个唯一形式或者说语篇。这就是说贺兰山岩画语篇彼此绝不重复。每一个都是独特的。它们有的复杂，有的简单，但都包含着至少八个以上相对独立存在的成分。因此，依据是否相对独立存在（往往与周围其他成分不紧密联结），也即是否是一个词，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把一个整体语篇分解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成分。每一个语篇似乎只能看做由这些成分组成的整体（这一点是由语篇自身显示给我们的），而不能看做由各种形式元素组成的整体。因此，语篇中的每一个成分都形成语篇的功能意义，都是在语篇之中真正起作用的意义成分。换言之，语篇的性质及其功能意义由存在于语篇之中的成分来组成。从这些成分互相耦合就可以说明语篇的功能及其意义。本论文就从组成成分的性质及其功能意义出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八重以上合体岩画形式，或者说贺兰山岩画语篇，以期对整个贺兰山岩画视觉符号的结构、特点及其功能意义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系统的理解。

## 二、自耦合语篇与派生耦合语篇

凡是由八个以上同一个性质的成分自身通过不断重复出现而形成的岩画形式，我们称之为自耦合语篇。贺兰山岩画里的自耦合语篇基本上完全是由羊形式结构的。其中，我们把所有成分都是清一色具象羊形式的语篇称为自耦合羊语篇。贺兰山岩画里具象羊语篇绝不雷同。这突出体现在每一个自耦合羊语篇都与众不同、各具特色上。

首先，每个自耦合羊语篇在整体外貌、成分的类型和数量等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有些整体之间的差别很大。例如：有的所有成分从左到右按四个一组、一个一组和五个一组的分组次序排列，三个成分组之间的距离拉得较大，因而整个语篇所占的视觉空间较大；有的则相反，所有成分整体呈纵向向上排列，成分与成分之间的距离很近，整个语篇所占视觉空间较小。贺兰山岩画语篇里的数量亦存在着可数、不可数两大类。至如每一语篇里羊成分自身的结构类型也不同。有的完全由根本羊形式构成；有的完全由具象羊形

式与抽象羊形式构成；有的完全由根本形式与派生形式组成；有的甚至由两个以上形式类型的成分组成。

其次，每一个羊语篇里各个成分之间的次序往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它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成分集合，成分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层次关系。这主要有三种情形：（1）有的语篇采用再次分组排列的方法，有些则只有一次；（2）有的语篇采用纵向排列的方式，有的则采用横向排列的方式；（3）一般来说，大部分语篇都主要采用某一种顺序排列，但也有的语篇综合采用两种顺序进行排序。即使总的次序大致相同的语篇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如一些语篇尽管总体上都是纵向排列，但有的整个呈向上倾斜状，有的则呈上下垂直状。

最后，语篇中的成分有大小、主次之别。在贺兰山岩画里，各组成成分之间没有明显差别的自耦合羊语篇很少，大部分自耦合羊语篇里各个成分之间都有着明显的大小、主次之分。这种差异主要是内部形式结构和不同形式元素的运用导致的。尽管不同的内部形式结构和次序是产生各个自耦合羊语篇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每一个语篇里有多少，假如把两个以上的成分放在同一个形式里被感知，它们之间就有某种共性的东西，何况是同一性质的成分。正如两片榕树叶总有相同的构形。任何两个羊形式也都是类似的。在这些纯粹由羊形式复沓结构的语篇里，尽管语篇与语篇之间以及每一个语篇内部各成分之间，都在内部形式结构、具体形状和排列顺序等方面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是，同一岩画形式里、同一性质的具象成分的反复大量出现连续冲击着我们的视觉，不断强化着“一致”、“同一”的意义，告诉我们每一个有着统一功能意义的具象成分和具象语篇整体所指称的一个最基本的对象就是羊。换言之，自耦合羊语篇整个结构系统所传达出来的基本概念和其中的每个组成成分所传达出来的基本概念是同一个。

如果说大量独体羊岩画词和合体羊岩画句子的存在让我们对惯于采用同一具象形类构形表义的贺兰山岩画的性质有了基本了解的话，那么，看到一个个羊形式自耦合语篇，则使我们对整个贺兰山岩画符号系统在不同岩画形式中始终保持稳定性的能力感到震惊——羊始终是一个最基本、最根本的形式。它既是最普遍的一个独立岩画形式，又是耦合句子和语篇的一个最根本、最基本的形式。事实上，它是整个贺兰山岩画系统给我们传达出来一个最根本、最基本的概念。从以下的论述，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

采用同一性质的具象形类结构的自耦合语篇在整个贺兰山岩画里相对比较少。贺兰山岩画里最普遍存在的语篇往往是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性质的成分耦合而成。依据语篇里各种成分的数量，我们把它们分为两种，即主导型耦合语篇和复合型耦合语篇。前者指在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成分的语篇里，其中一个占绝大多数，另一个则占极少数；后者则指在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成分的语篇里，各种成分在语篇里的数量大致相等。贺兰山岩画语篇里最常见的是第一种。因此，我们下面论述的目标实际上是主导型耦合语篇。由于这种语篇的耦合特征是以一种成分为基本成分再附加一个或一些其他成分，所以，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功能意义出发，我们又可以把它称之为派生耦合语篇。若依据组成成分的性质，我们可以把它们再次分为以马为主导具象形式的和以羊为主导具象形式的，也即马主导型（或者说马派生）耦合语篇和羊主导型（或者说羊派生）耦合语篇两种。下面，我们将依次描述分析之。

基本上由马形式结构，其中再增加一种其他性质的成分的语篇我们称之为马派生耦合语篇。结构该类语篇的组成成分绝大多数是具象马形式。它们中有的根本形式，有的是

各种派生形式。这些形式有的复杂，有的简单。除各种具象和抽象的马形式外，还有一些简单的抽象形式。只不过每一个语篇里，它们的搭配组合不同。有的基本上是具有形式和抽象形式的集合，大部分则是根本形式与派生形式的集合，也有的是根本形式、派生形式与抽象形式的综合结构。所有组成成分或者分组组合，或者不分组组合，或者整体呈纵向上下排列，或者整体呈横向水平排列。

尽管在具体形式类型上存在着这么多的差异性，但是，马派生耦合语篇总体上是由具象马形式结构的。如果我们把每个语篇里的马形式集合视作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所有其他异类成分就是附加在它身上的赘物。这些异类成分的形式多样，有的是作为具象的根本形式，有的是作为具象的派生形式，有的是作为抽象的根本形式。绝大多数是作为抽象形式的图案和简单笔画。对于一个统一的马语篇整体而言，这些异类成分似乎是多余的赘物，然而，它们能与众多马形式同时在场被感知，本身就充分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性。这个共同性是什么呢？这就是它们被视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的性质和存在是互为条件的。因此，假如把每一个马语篇里所有马形式的集合称为一个基本形式的话，那么，其中的另一种异类形式就是依附于它的派生形式。从功能上来看，它们是对整个基本形式起解释说明或点缀修饰作用的附加形式。它们完全依附于整个基本形式或基本概念，从各个方面对它起着进一步规范、限制和补充的作用。与此相反，有些此类语篇里的派生形式或异类成分，不是明显地依附于某一特定的马形式，而是与语篇中其他马形式一样占据着一定大小的空间位置。尽管如此，在基本上由具象马形式结构的语篇里，任何异类成分都显得微不足道。它们在每一个语篇里的数量相对非常少，所处位置亦相对偏僻（一般都是在最边上、最下边或者某个角落里）。因此，就整体而言，具象马形式是结构马语篇的最基本形式，其他形式只是对它起某种限制修饰作用的派生形式，它们不同程度地隶属于基本形式。所以，与完全由同一性质的具象形式结构的语篇相比，如果说它们指称并传达出来的是一种纯粹的基本概念或具体概念的话，那么，这种马语篇所指称并传达出来的就是派生概念。

羊派生耦合语篇是指基本上由表示基本概念的羊形式与另一种形式耦合的语篇。在表达派生概念的复合耦合语篇里，我们最常见的是羊主导型或派生耦合语篇，也即基本上由具象羊形式结构的语篇。与马派生耦合语篇一样，如果我们把每一个语篇里的所有羊形式都视做一个统一的羊形式整体（或者集合）的话，那么，语篇中的其他异类形式就是它的派生形式。依据这些派生形式的性质，我们可以把贺兰山岩画里所有的羊主导型耦合语篇分为以下三类。

（1）羊集合与其他具象形式的耦合。这主要指各种羊形式与其他动物的组合。该语篇的主体部分都是具象羊形式。它们共同传达出来的主题是羊。这些具象羊形式以各种面目出现，有的是基础形式、有的以派生形式、有的以抽象形式、有的以复杂形式、有的以简单形式。而与它们组合的通常都是作为具象形式的另一类动物。这些动物有的是作为根本形式，有的是作为派生形式。它们有时在某些语篇里单独出现，有时在某些语篇里成双成对地出现。尽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异类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在每一个语篇里所占的数量很小，一般都是一两个，因此，与同时在场的其他大量羊形式相比，它们似乎不足以影响整个语篇所传达出来的“羊群”的基调。

（2）羊集合与其他抽象形式的耦合。这是指以羊形式为主体加以其他抽象形式的语篇。

这些抽象形式有的是图案，有的是简单的笔画状符号。尽管它们在语篇里的具体位置存在着比较醒目、比较偏僻之别，但是，它们都与其他成分拉开一定距离，保持着鲜明的、相对完整的独立性。这样的排列位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们在整个语篇里的处境：它们显得形单影只。即使在有的语篇里，无论是从抽象形式自身的内部形式结构，还是从它们在整个羊派生耦合语篇里所处的具体位置来看，它们都与一般羊形式没什么差别。它们似乎也是语篇中一个有着完整意义的独立存在的成分，但是，它们在整个语篇里微不足道的数量决定了它们的命运——零星地点缀在众多羊形式里。它们的在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基本上由羊形式反反复复形成的整体结构所强加给我们的一个基本概念——羊。从羊派生耦合语篇里很多抽象形式只是充当黏附形式的作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事实上，这些抽象形式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典型的黏附形式——或者与其他成分联结成一体，或者明显依附于其他成分。由于具有黏附形式的功能，所以，即便是有些语篇里有很多抽象形式，它们也不影响语篇基本意义的表达。因此，严格说来，与其说这些抽象笔画类形式是整个语篇里的成分，不如说它们是一些附属物。

(3) 羊集合与其他具象形式、抽象形式的耦合。羊集合与具象形式或者抽象形式的耦合是最普遍的两种羊派生耦合语篇。除此之外，还有羊集合与具象形式和抽象形式联合结构的综合羊派生耦合语篇。此类语篇大部分是以各种羊形式为主体成分的语篇。由于数量少，其他具象形式或抽象形式的存在并不对整个语篇起决定性作用，而只在某种程度上起限定、修饰作用。因此，这类语篇所传达出来的还是以羊基本意义为核心的一种派生意义。

### 三、关系耦合语篇

相对词与句子，一个语篇更应该表示的是一个命题，不管它的内容多么抽象，都要跟具体感觉世界在某点或某些点上联结起来，否则是人所做不到的。每一个可以了解的命题，至少要表达出两个这样的根本概念。然而，要把根本概念联接在一起并构成一个确定的、基本的命题形式，一些关系性概念必须表达出来。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知道哪一个具体概念是直接或间接联系哪一个具体概念的，并且是怎样联系的。因为，在这个基本形式里，具体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性质，必须确定。在整个贺兰山岩画里，绝大多数岩画形式（如羊、射羊、放牧）都明确为我们传达出诸如指称、数、施受、主谓等关系概念。这些表达关系概念的相对独立的词和句子，也是语篇里的基本词和句子。我们把它们之间通过一定的关系耦合而成的语篇称之为关系耦合语篇。在这些语篇里，我们探讨的主要话题是：贺兰山岩画里那些表示关系概念的常用词和句子是怎样组成语篇的？它们耦合的语篇是否也表示了同样的功能意义呢？是否亦传达出一定的关系概念呢？下面，我们主要从它们自身所鲜明地体现出来的施受、主谓和指称关系三方面——剖析之。

#### (一) 施受关系

由射手、羊（或其他动物）和射猎作为基本词汇和句子所耦合的语篇往往传达出一定的施受关系。从组成语篇里的射羊形式的性质来看，这种施受关系主要通过射猎句子即是语篇，射猎句子是语篇里的核心语句，射猎句子只是语篇里的一般句子，射猎只是语篇里的核心词语，以及射猎既是语篇里的核心句子也是词语等五种方式传达出来。

在整个贺兰山语篇里，以射猎为主题的很多。该语篇里的基本词汇是射手和羊，基本句子是射羊。无论射手和羊以何种形式类型及其形态出现，它们都依一定次序耦合在同一

个语篇里。从射手在语篇里的排列次序来看，它有时位于其他动物成分中间正在射猎，有时位于整个羊群的前面正在射击它们。很明显，这类语篇里射手与羊的组合具象地展示出了一个典型的施受句法结构，同时体现出了一种典型的动—宾造句关系。在这一造句关系里，射手是射击行为的承担者，也即施事者，羊或骆驼则是受事者。如果我们把语篇的整体性质用 S 代表，射羊（或其他动物）句子用 W 代表，射羊词用 Y 代表，射手用 A 代表，羊用 B 代表，其他动物用 C 代表的话，那么，大部分此类语篇都可以用  $S = W$  代表。这表示整个语篇就是由一个射猎长句子结构的，或者说整个语篇就是一个放得很大的射猎句子，它的功能意义就是整个语篇的功能意义。

同理，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语篇中分别有两个、三个射手形式，其余基本上都是羊形式。它们之间的组合次序亦更加强化、具象地表现出了整个语篇动—宾结构的造句关系：每一个射手形式对应一些羊形式。因此，此类都可以视做由两个相同的射羊句子耦合而成的语篇。它们的功能意义就是整个语篇的功能意义。若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S = W + W$ 。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以整个射猎句子结构的射猎语篇。该类实际上是各个组成成分之间结合得非常紧密的紧缩语篇。其基本成分仍然是很单一的射手和羊。因此，就组成成分的性质及其功能意义而言，此类语篇是一个功能耦合语篇，一个具象地暗示出动—宾句法结构，表示施者（射手、人、箭和弓形式）与受者（羊形式）造句关系的集合。它给我们传达出的一个最基本的关系概念仍然是射羊。

在贺兰山岩画里，基本上由射猎（羊或其他动物）句子结构的语篇并不多，我们常见的是射猎（羊或其他动物）只是语篇里的一个句子。在这些语篇里，除射手、羊形式外，还有虎和零星的抽象形式。射手与其他形式组成的仍是传达出施受关系的造句结构：以射手形式为界限，整个语篇往往是一个动—宾结构。只不过这个结构很特别：宾语有很多，而且有些与射手形式紧密连接在一起，似乎是射手形式的派生形式；有些则伴有解释说明或修饰作用的抽象形式。这一整体动—宾结构与其派生形式之间保持着一些距离，表明它是语篇里一个相对完整独立存在的大句子，而其他派生形式只是语篇里的词汇。这样，该类语篇其实就是由一个射猎的大句子和一些其他形式的耦合。由于射猎句子在整个语篇里占主导核心地位，它传达出来的一个基本关系是施受关系。而其他形式（词）或者完全可以充当射手射击动作的宾语，或者是进一步强化说明射手射击动作的词，因此，可以说，射猎核心语句统摄着整个语篇，它的功能和意义决定着语篇的功能和意义。

与基本由射猎句法结构和以射猎句法结构为核心耦合的语篇不同，在有些语篇里，只有一个射猎句子。这个句子通常是语篇自身具象地显示给我们的。在每个语篇里，它往往结构紧凑稳固地单独存在着。无论就其形状的大小和在语篇中所处的位置而言，它们都与语篇中的其他成分无异。因此，它们在语篇里所起的作用与前面所说的射猎句子即是语篇或者语篇里的核心语句有所不同。我们看到它们的句法结构既不是整个语篇的句法结构，也不是一个能统摄整个语篇的核心句法结构，而只是语篇里的一个普通句法结构而已（由它结构的句子只是语篇里的一个成分）。它们或者位于整个语篇的边缘位置，或者与语篇里的其他成分一样，占有同样的空间位置。然而，尽管如此，若从各个语篇组成成分的性质来看，我们仍有理由把这些语篇整体视做传达出施受关系概念的射猎语篇。除一个射猎句子外，这类语篇里的其他成分要么是射手以及与射手有关的弓箭，要么是羊或其他动物。因此，可以说，除射猎句子外，语篇里的其他成分也都是能充当射猎句子里的成分的，它

们或者是射击动作的承担者，或者是射击动作的承受者。所以，从总体上看，它们实质上并没有完全游离在射猎句子之外，而是它的一部分。整个语篇是一个功能耦合系统。它所传达出来的基本关系概念是施受关系。

一般来说，贺兰山岩画语篇里的射猎都是以句子的形式出现的。但它有时也以词的形式出现。从组成成分上看，贺兰山岩画里存在着由一个复杂的射猎派生形式、两个射猎语词、一个派生弓箭形式和两个根本羊形式的集合，它们的性质和存在是互为条件的。这样，作为这些成分的集合的性质，我们也不需要从外部来寻找它的根据。请设想一下，即使我们把明确传达出射猎、射手、弓箭、人和羊这些基本概念意义的具象形式任意放在一个语篇里，我们也不难在心里把它们连接成一个表示施事关系的句法结构，从而得出“射猎”这一基本概念。因此，与那些明确用射猎句子表示关系概念的语篇不同的是，此类语篇仅用一些表示单纯具体概念的物象词就表示出了一定的关系概念。换言之，这个语篇里射猎语词所起的功能意义与射猎句子无二。

通常，在一个语篇里，射猎或者以句子形式出现，或者以词语形式出现。但它们有时也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语篇里。这些功能意义相等的语词和句子的耦合会传达出一个最基本、最强烈的概念——射猎。其基本句法结构仍然是一个传达出了施受关系概念的动—宾句法结构。

## （二）主谓关系

这是指语篇整体上传达出了主谓关系概念。除射猎外，贺兰山岩画里另一个常见的词是骑者。它通常与羊或其他动物耦合在一起，形成表达一定造句关系的主谓句。在这种主谓句法结构的句子里，骑者是主格词语，是句子中的表述对象，其他词语均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陈述。而它所传达出来的一个最基本概念就是放牧（准确地说是人放牧）。与射手形式一样，这种放牧句子也是贺兰山岩画里最普遍、最基本的一个形式，或者说岩画符号。这一点既体现在它是贺兰山岩画里最常见的一个句子上，也体现在它的运用上，也即作为句子它应用的广泛性上。而它运用的结果就是形成语篇。我们把贺兰山岩画里凡是有放牧句子或放牧词的语篇统称为放牧语篇。<sup>③</sup>这意味着语篇里放牧句子或放牧词的性质往往影响着整个语篇的性质。依据语篇中骑者数量的多少及其在语篇中的功能意义，我们把整个贺兰山岩画里的放牧语篇分为下面五种，在详细描述分析语篇内部成分及其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例说明整个语篇的性质及其功能意义。

1. 简单语篇。有一个骑者形式充当主语 of 的放牧语篇就是简单语篇。在此类语篇里，一个骑者形式往往尾随在一群羊形式之后，形象地耦合成了一个主谓句法结构，传达出了“人放牧”（简称“放牧”）这一基本概念。尽管有着形态上的具体差异，但是，这些骑者形式都是语篇里的主格形类。它们或者位于整个语篇的中央位置，对其他动物形式起着明显的统率作用；或者基本上位于语篇中其他动物形式的后面，对它们起着明显的驾驭作用。至于此类语篇里用以陈述骑者行为的动物形式基本上都是各种形态的羊形式。尽管有的语篇里有抽象符号形式，但就整个语篇整体而言，它们的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语篇的性质，而只是对语篇或者语篇里的某一个形式起某种限定作用或修饰作用。因此，整个语篇实际上就像一个放大的放牧词语或句子。而且，这种放大只体现在羊形式的多少上。

2. 二重语篇。有两个骑者形式充当主语或者说有两个主谓结构的句子的放牧语篇就是二重语篇。这两个骑者形式形态各异，与其耦合的另一形式也不单一。除主要是羊形式外，

还有马、鸭子等其他动物形式和一些抽象形式。这些形式的多种多样及其数量的多少往往并不能改变它们与骑者形式之间所构成的次序以及这一次序所具象地呈现出来的造句关系。在语篇中，它们或者基本上位于两个骑者形式的后面，或者紧密地位于两个骑者形式的旁边，或者围绕在两个骑者形式的身边，与骑者形式结构成一定的造句关系，形成鲜明的主谓句法结构。在这一结构里，骑者形式是主语，所有其他成分都是谓语，也即用来陈述主语行为的述词。它们之间所形成的这种次序或者说结构传达出一个基本关系概念——放牧。

3. 复合语篇。有两个以上骑者形式的放牧语篇就是复合语篇。这些骑者形式多种多样，与它们耦合的基本成分是各种羊形式。就骑者与羊形式之间的结构次序而言，骑者形式是语篇里的主格形类，它们基本上位于多个羊形式之间，对羊形式起着统领作用，尽管它们在每个语篇中的次序各有区别。它们与其周围各种羊形式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明显的造句关系，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放牧”这一基本概念。其实，那些展示出有两个以上骑者形式和其他羊形式的语篇，其具象的主谓句法结构更加突出的强调传达出一个最基本的关系概念——放牧。

4. 人与其他动物形式耦合的语篇。一般来说，贺兰山岩画里最明确、最常见的主谓关系表达法就是骑者与羊或其他动物的特殊耦合，并由此形成了贺兰山岩画里最普遍的一些主谓句和主谓语篇。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见到一些人形式与羊或其他动物耦合的主谓语篇。在这类语篇里，我们几乎能一眼看到人形式与众多羊以及其他动物形式之间可能存在的种种关系：人（正在）召唤动物、吆喝动物、指挥动物……因此，从组成成分的性质及其次序来看，人与动物是整个语篇里的基本成分，它们之间的耦合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施事—受事语法结构。在这一结构里，人形式是作为施事者的主语，其他动物形式是人行行为动作（也即谓语）的承担者。整个语法结构具象地传达出一种主—谓或主—谓—宾关系概念<sup>④</sup>。

5. 主语集合。按成分的性质，我们把表示主谓关系概念的语篇大致分为骑者与其他动物形式的耦合，以及人与其他动物形式的耦合两种。这是贺兰山岩画里最常见最普遍的主谓关系概念的表达法。除此之外，我们偶尔还能见到第三种主谓关系概念的表达法，这就是以人与骑者形式集合为主语，其他动物形式特别是羊形式为主语行为的承担者的表达方式。它们的内部形式结构及其搭配次序传达的一个最基本的关系概念是放牧。只不过在这种耦合结构里，主语是一个集合（放牧形式与根本人形式的复合）。

### （三）指称关系

除以射猎和放牧为代表的语篇所具象、明确地分别传达出施受和主谓关系概念外，贺兰山岩画语篇里还相当鲜明地传达出另一重要的关系概念，这就是指称关系。在整个贺兰山岩画里，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语篇。每一个语篇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不唯如此，每一个语篇里的成分也互不雷同。当然，我们的这种断言只是就每一个语篇或每一个语篇里各成分的形式层面或者说能指层面而言的。

一般来说，贺兰山岩画语篇之间的差异性是很明显的。我们往往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有些整体形状完全不同（或呈横向水平排列，或呈纵向上下排列）；有些组成成分明显不同；有的成分之间排列得比较疏散，有的比较紧密。即使那些组成成分基本相同，次序也大致相似的语篇之间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至如同一语篇里不同性质的成分之间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则是，即使是同一语篇里的同一成分之间，



亦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这突出体现在贺兰山岩画里每一个羊语篇都与众不同、各具特色上。每一个羊语篇内部各个成分之间在内部形式结构、形式类别等方面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这就是说,尽管成分多甚至不可数,但每一个羊形式仍是令我们惊叹的“这一个”!<sup>⑤</sup>

#### 四、复杂耦合语篇

自耦合语篇基本上由一种性质的成分构成,这是一种比较纯粹单一的语篇。派生耦合语篇和关系耦合语篇基本上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成分耦合构成。我们因此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复合耦合语篇。在贺兰山岩画里,我们还能见到一些更为复杂耦合的语篇,即同一个语篇里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造句关系。从组成成分的性质上,我们可以把其结构划分为以下的双重结构、离心结构和向心结构三大类。

(一) 双重结构: 复杂耦合语篇里最常见的就是在一个语篇里射猎和放牧两种句法结构或句子同时并存。在这类语篇里,用以承担射猎和放牧的语词或句子自身就是一个相当完全的、具有独立功能意义的形式单位或者说集合。所以,由两个不同功能意义的语词或句子耦合的这类双重结构的语篇,其功能意义也应该是双重的。至于该类语篇里的其他一些成分,由于数量少且比较分散,它们的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语篇整体的性质,只是或多或少地对其周围的语词或句子起着进一步补充、限定和连接的作用。有时,穿插在射猎句子中的其他另类成分在整个语篇中起着连词的作用,即把两个句子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有些语篇中间上下有两个射猎形式,它们或者借助于一个复杂的派生人形式串联为一个集合,或者借助于一个动物形式与语篇里的其他一二个放牧形式连接起来。总之,在这类语篇里基本上存在着两种不同语法结构的句子。它们决定并制约了整个语篇意义的双重性。

(二) 离心结构: 没有传达出一个或两个相对完整统一概念的语篇结构式样,我们称之为离心结构的复合耦合语篇。在这种语篇里,组成成分各自为政,相互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造句关系。若依据贺兰山岩画里比较明确地展示出来的射猎动宾句法结构和放牧主谓句法结构来衡量的话,贺兰山岩画里基本上存在着下面的射手(有时也可以是射猎)或骑者(有时也可以是骑射)语词(或句子)离心结构的语篇和其他语词(或句子)离心结构的语篇两种。

1. 射手或骑者语词(或句子)离心结构的语篇。这是指有射手或骑者形式语词或句子参加的离心结构语篇。在这些语篇里,各种形态的射手形式、羊形式、骑者形式总体上往往分成鲜明的两大组。每组或呈纵向上下排列,或呈横向左右组合。按照成分的性质及其之间的次序和距离,每一大组里又存在着成分组。它们通常简单并列在一起,相互之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这样的语篇与其说是由放牧和射猎句子组成的,不如说是由一个个不同的词结构而成的。

2. 其他语词或句子离心结构的语篇。这是指没有射手(射猎)或骑者(骑射)形式语词或句子参加的离心结构语篇。在一些比较大的语篇里,我们看不到常出现在其他语篇里的一些基本成分,诸如射手、弓、弓箭、箭头、骑者、骑射,这些能具象鲜明地给我们呈现出一定句法结构关系的语词或句子。它们的基本成分是各种羊形式、人形式。若按相对独立的成分来计算,它们基本上是人羊结构的语篇。其中常常有一二个可以忽略的、处

于非常边缘的地带的抽象形式。

(三) 向心结构: 指传达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统一关系概念的语篇所具有的结构特点的结构式样。这种语篇主要有以下从属的向心结构、并列的向心结构和系列的向心结构三种类型。

1. 从属的向心结构: 指整个语篇结构里往往有一个或两个、两个以上的中心语词或者短语, 其他词(成分)或句子都或多或少地从属于它。从组成成分的性质及其次序来看, 此类语篇里通常存在着一个由二三个醒目形式耦合的典型的施事—动作结构。整个语篇并没有按成分组排列, 所有成分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即语篇里的其他形式事实上都是此施事—动作结构里的成分。值得一提的是, 与一般射猎句子或语篇不同, 这种核心结构里的动作的发出者明显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些人。与此相适应, 整个语篇传达的基本关系概念也不是简单的“射猎”, 而是集体狩猎。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以羊形式为中心的动作—受事结构语篇里。这种语篇中的所有成分都环绕并从属于羊形式, 从而非常具象生动地传达出“集体狩猎”这一关系概念。

2. 并列的向心结构: 指语篇中各种成分相互并列在一起, 传达出一个相对完整统一关系概念的结构。在这类语篇里, 所有组成成分按它们之间搭配次序和距离的远近, 明显形成几个成分组。这些成分组往往分散在语篇的中间和四个角落, 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当一段距离。然而, 从其成分的内部形式结构以及整个语篇整体来看, 它们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一般来说, 有一个独自位于整个语篇的中央位置的射猎形式。它与其周围其他形式通常能结构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动作—受事结构(它与其他成分距离较远), 其整体传达的一个最基本的关系概念仍是射猎。所以, 从功能及其意义来看, 射猎既是此类语篇里的核心语句, 也是其基本结构。至于位于语篇角落边缘位置的其他成分的存在都从各个方面进一步补充、强化了这一基本结构。这种并列向心结构在那些组成成分众多、场面浩大, 或者说篇幅冗长的语篇里体现得更明显。此类语篇里的所有成分大致按成分组横向水平排列。尽管每一个成分组里的具体成分不同, 但是, 在每一个成分组里, 羊、骑者、射手和人依然是最普遍的词汇, 而射猎和放牧则是两种最基本的句型。因此, 从组成成分的形式和整个语篇来看, 此类语篇所传达的一个基本关系概念是放牧。

3. 系列的向心结构: 指语篇中各种成分相互前后连接在一起, 传达出一个相对完整统一关系概念的结构。拥有此结构的, 通常是一些成分众多、篇幅较长的语篇。从组成成分的内部形式结构和次序以及语篇整体的排列次序来看, 语篇里的绝大多数成分往往方向一致, 即都在前后相随朝左前进。它表现的不是一个宏大的射猎场面或集体狩猎的情景, 而是一个大型的放牧场面。语篇的组成成分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 即各种人形式与动物形式。整个语篇的结构就是由它们耦合的一个动作—受事结构。这一结构所体现的造句关系是主谓关系, 而它所传达出来的最基本的关系概念是放牧。

## 五、稳态结构

任何一个贺兰山岩画语篇都是一些互相联系的岩画形式的集合<sup>⑥</sup>, 这些形式是无限复杂的。有些是独体岩画形式结构的整体, 有些是合体岩画形式结构的整体, 有些是独体与合体岩画形式联合结构的整体。语篇中的这些形式也就是在语篇中真正起作用的组成成分。它们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着语篇的性质和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 贺兰山岩画语篇都

是各种形式的功能耦合组织。若根据语篇中各组成成分的性质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所有贺兰山岩画语篇再次划分为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两大类。凡是各组成成分之间明确组合出一定结构关系的语篇，我们称之为有组织的语篇，反之，就是无组织的语篇。成分之间无组织的语篇，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如自耦合语篇和派生语篇。这是一些完全或者基本上由一种性质的成分结构的语篇。在这些语篇中，具有不同形态的、同一性质的成分往往随意并列在一起。尽管它们之间可以纵向或横向排列组合，但是，由于其各组成成分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换言之，语篇中各组成成分之间相互作用很小，所以语篇的性质可以近似地看做各组成成分之和，也可以看做它们的统计平均。当然，这是相对那些各组成成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关系的语篇而言的（其实，从合体岩画形式开始，我们非常注重抽象语法形式在岩画中的重要性，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大凡被放置在一个视觉空间中的各种岩画形式之间天然地具有某种联系）。相比较之下，关系耦合语篇和复杂耦合语篇里的各组成成分相互的结构给我们鲜明地呈现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施受、主谓和指称关系等等。很显然，对于这样有组织的语篇的特性，我们必须要从功能角度对它们进行明确的定义。一般来说，正是这些组成成分互相之间的作用产生了语篇更为复杂的性质。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但是，有组织语篇与无组织语篇都是一定成分的集合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因此，若从剖析语篇里组成成分的性质及其结构关系入手，通过进一步深入洞察贺兰山岩画语篇的整体特性，我们将发现贺兰山岩画语篇所具有的以下三种基本性质。

（一）整体性。所有的贺兰山岩画语篇都是由一个个独体岩画形式，也即词和合体岩画形式，也即句子建构的。如果以贺兰山岩画的性质和存在的条件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那么，整个贺兰山岩画语篇就可以被规定为大量岩画的集合。它们的性质和存在是互为条件的。这样，作为这些岩画的集合的性质和存在，我们也没有必要从外部去寻找它们的依据。尤其是在每一个有组织的语篇中，词、句子，也即组成成分都服从于能说明语篇特点的一些规律的。“这些所谓组成规律，并不能还原为一些简单相加的联合关系，这些规律把不同于各种成分所有的种种性质的整体性质赋予作为全体的全体”<sup>⑦</sup>。例如，施受关系语篇“射猎”和主谓关系语篇“放牧”中的意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不能在任何其他语篇里发现它们。只有当词或句子按照“射猎”和“放牧”的语法和方式呈现出来时，这个语篇才具备了施受或主谓的结构性质，才获得了“射猎”和“放牧”的意义。这些性质和意义不同于其中每一个成分的性质和意义。这就是说，就每一个成分的性质而言，它们可以是人、射手，可以是弓箭、弓，可以是羊、马，等等，而每一个语篇的性质却是这些成分之间关系的集合。也可以说是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或者语法程序的一个结果。这种关系的规律就是语篇的规律。某一个语篇的性质、功能和意义只是按照其组成成分的语法程序本身才展示出来的。因此，任何贺兰山岩画语篇都是一些组成成分或者随意或者遵循一定语法程序联结起来的一个有机整体。

（二）替换性。我们说贺兰山岩画语篇具有整体性并不是说它是一个相对静止、封闭的系统。事实上，由各个成分结构的语篇所具有的这种整体性从来都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形式。这突出表现在语篇各成分所具有的转换功能上。语篇之间的成分各个不同，就是同一语篇内部各个成分之间亦不同。例如，在由双重结构双重意义结构的复杂耦合语篇里，其中的核心成分一般是射手与羊（这里包括射猎语词）、骑者（这里包括放牧语词）与马。

它们一般没有按成分组搭配，我们可以把它们视做一个整体（或者说一个统一的成分组），它们或者具象地耦合成动作—受事结构或者射猎句子，明确地传达出了施受关系概念，或者耦合形成的一个施事—动作结构或者（人）放牧句子，传达出主谓关系概念。假若我们用表示同样意义的射猎词替换某一特定语篇里的那个射猎词或用其他动物形式替换其中的羊形式，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语篇的结构功能。至于那些完全或基本上由同一性质的成分结构的自耦合语篇和派生语篇里亦如此。例如，无论那个羊自耦合语篇里有多少羊形式，有多少形态的羊形式，我们都可以用任何一个其他羊形式去替换其中的任何一个羊形式，而不会改变整个羊自耦合语篇的整体性质。与有组织的语篇不同，自耦合语篇和派生耦合语篇中成分的这种替换，甚至允许我们可以不考虑它们在语篇中的次序。语篇成分所具有的这种转换性使贺兰山岩画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贺兰山岩画语篇形态的无限复杂性。

（三）稳定性。然而，任何贺兰山岩画语篇中的任何成分的这种替换不是毫无条件的。实际上，这种替换只允许在语篇所固有的结构关系内进行。例如，当我们准备替换某个语篇里的射猎语词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其组成成分射手与羊之间的组合次序，这就是说我们不能超出射猎结构的边界。同理，对于无组织的羊自耦合语篇里任何一个羊形式的替换，也都要恪守一致性这个基本原则，也即你的任何替换都只能在羊形式的范畴内进行。这一切意味着任何贺兰山岩画语篇的内部都保持着某种稳定的状态，或者说平衡。这种平衡就是每一个语篇的基本性质。而具有某种固定不变的基本性质的语篇就是一种稳态语篇<sup>⑧</sup>。贺兰山岩画语篇所具有的这种稳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贺兰山岩画语篇拥有一些稳定的、基本的词汇和句子。各种形式类型、各种形态的羊形式、射手形式、骑者形式，以及人形式和马形式是整个贺兰山岩画语篇里的最基本形式。它可以以词或句子的身份，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组成成分出现在语篇里，也可以以形式元素的身份，作为一个不完整的、不独立的结构成分而与其他任何形式结合或再次结合，从而结构出语篇中形态万千的各种词（独体岩画形式）或句子（合体岩画形式）。换言之，贺兰山岩画语篇里存在着大量普遍形类，正是这些基本的成分结构了语篇。其次，贺兰山岩画语篇拥有一些稳定的、基本的结构关系，诸如射猎、主谓、指称等等。事实上，绝大多数贺兰山岩画语篇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射猎、主谓和指称这三种基本结构关系。因此，成分及其结构关系的相对恒定性，最终使贺兰山岩画语篇成为这样一种稳态结构——一种可变的而又保持相对稳定性的组织。而这种稳态结构则是相对完整、独立的贺兰山岩画语篇存在的前提条件。

## 六、结语：内在的岩画形式

贺兰山岩画语篇也是一个构建过程。它是由类似词、句子一样的一些最基本的式样单位组装而成的。在贺兰山岩画语篇里，我们既看到了贺兰山岩画构词法和句法，也看到了篇法。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最终使各岩画达到了相对完整而统一的程度。有些语篇里构词法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些语篇里句法起着鲜明的作用，射猎和放牧形式语词或句子通常结构并规定了语篇的功能和意义。可以说，任何贺兰山岩画语篇都是一个各种形式元素及其组合和形式成分之间有规则组合的结果。它的构建或者说创造本质上就是一个组合的过程<sup>⑨</sup>，而且是在岩画的真正意义上的组合过程。语篇整体内部的稳态结构更表明，组合创造了任何形式元素或者组成成分（一个岩画形式里的组成单位）本身所不具备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组合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组合的结果（一个岩画形式）就是思维的感性表示方式。所以，应该有内在的岩画形式与外在的岩画形式之分。外在的岩画形式就是感性的岩画形式的外观，而内在的岩画形式则是指与形式相关的种种思想的渗入。它是潜藏在岩画形式里完全内在的和纯理性的部分。从本质上说，正是这部分才真正地结构了贺兰山岩画。这部分就是岩画创造使用视觉形式的用途所在。岩画是被赋予了思想的表达形式。这取决于那些在它之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法则相互之间与我们在现实世界观察思维的法则之间的一致性和共同作用。例如，大部分语篇中的岩画形式就是我们视知觉思想中的骑者、人、马和羊。因此，岩画中的种种语法形式就是创造岩画的精神活动运行的轨道，或者也可以比作岩画创造活动塑造形式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写照和直接的表达。人类这种内在的精神活动既是理性的又是富有想象和情感的。在这里，没有一种灵魂的力量不在活动：在人的思想深处没有东西不进入岩画，而我们在岩画形式里所辨认出来的人的精神也是如此丰富深广。每一个岩画的理性优势因而完全建立在史前人类在他们形成时期就井井有条的、稳定的和明确的精神组织的基础之上。

注释：

- ①这里所说的“现象”是格式塔心理学上所使用的现象概念。它指称人们基本观察的材料，即资料（givens）。格式塔心理学者认为，经验中的资料就是现象的经验（phenomenal experience）。见《实验心理学史》，（美）E. G. 波林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75页。
- ②作者把整个贺兰山岩画区分为独体岩画和合体岩画两种类型。关于这一点，作者另有专论，兹不赘述。
- ③这就是说，语篇里必须要有放牧词语或句子，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放牧语篇。例如，有些分组耦合的语篇里虽然有两个骑者形式和众多羊形式，但它们彼此之间的排列次序并没有给我们传达出“放牧”的关系概念，也就是说它们并没有耦合成明确表达造句或造句关系的词语或者句子结构。
- ④这一造句关系所传达出来的基本关系概念，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人放牧”。这是一种主谓结构，人形式是主语，羊或其他动物形式所传递出来的是人的行为动作概念——放牧。另一种是“人放羊（或其他动物）”。这是一种主谓宾结构。人是句子里的主语，羊或其他动物形式是句子里的宾语，而人与羊或其他动物形式之间特殊的次序传递出了一种抽象的关系概念——放牧。
- ⑤参见拙作《贺兰山独体羊岩画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 ⑥这里所使用的“集合”概念采用美国学者M. A. 阿尔贝勃的观点。他说“我们将研究对象（称为元素）组成的整体称为集合。比如，元素可以是点、数或者有限自动机中的状态，而点的全体，整数等就是它们组成的集合。”见其著作《大脑、机器和数学》，朱熹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0页。
- ⑦此乃瑞士学者皮亚杰语，见其著作《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页。
- ⑧这里所使用的“稳态”概念是美国生理学家W. B. 坎农最先提出来的。他认为“稳态（homeostasis）这个词不是表示某种固定不变的事物，表示一种停滞状态。它表示这样一种情况——一种可变的而又保持相对恒定的情况。”详见《躯体的智慧》，（美）W. B. 坎农著，范岳年、魏有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 ⑨前面已经论述，一般来说，在贺兰山岩画里绝少存在完全由单一的一个点、一条线或一个面构成的独体岩画形式。所有的独体岩画形式，哪怕是最简单的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式元素或者形式成分构成的。

（责任编辑 薛正昌）